# **获奖选手谈写作 | “中学生与社会”作文大赛专题（十九）**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

范智秀

“来自农村的女人，走到最远的地方也离不开农村。”

几十年前，一家农户生下一个女儿。她慢慢长大，这个过程似乎很漫长，似乎又在一眨眼之间。然后是结婚，生子，几十年的时光就这样越来越深地刻进她的皱纹。

她老了。和她的妈妈、姥姥、太姥姥，甚至无数的女人一样，就这样在日复一日辛苦的劳作中老去，从未去过所谓的“远方”。

在农村，“远方”似乎只与男性联系在一起。

我的母亲已步入中年。她从年幼时起就活在地里，阳光在她脸上烙下永不会褪去的颜色，风雨也在她的手脚上留下厚厚的老茧。每天早晨，天灰蒙蒙时，她便开始了一天的操劳：扫地，做饭，洗衣服，除草，晒谷子，种地。有时，别说村子，她甚至连院门都不会迈出。

但，这就是她最真实的生活，也是大多数农村中年女人的生活。

她们不知道远方有白鸥从碧蓝的峡湾上空掠过吗？她们不知道远方有璀璨灯光在城市上方闪耀吗？是的，我只能说是的。很多时候不是她们不会想，而是她们的心死了，人也便只能在一院、一屋之内游荡。她们的命运早已在一个个重复的日子里定型，她们如何生存又如何老去，就像落叶归根一般符合“自然定律”。

我的姐姐，刚过完25岁生日。昨天，她从外地回来。之所以说“外地”，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北京之后又漂泊去了哪些地方。她曾满脸得意地向我们炫耀说，她人已经在北京啦！但当有人问起北京中心城区的模样，她却支支吾吾起来。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孩，仅凭着一腔孤勇便一头扎入北京，对于三环内的世界，她又能说出些什么呢？

在农村，一些女孩厌倦按部就班的学校生活，早早辍学，满怀憧憬地来到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城市。高脚杯在碰撞，游乐园在闪光，奢侈品在发光，但这些女孩呢？逛街购物，晒“小资生活”，日益膨胀的物欲与囊中羞涩的现实渐渐无法相容。

于是，她们去了一趟远方，重又回到农村。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她们的世界有化妆品、偶像、小说，或许不再像她们母亲的世界那样“单调乏味”，但悲哀的是，她们生命的本色其实与她们的母亲是相同的。无论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享受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到原点，继续母辈的命运，结婚、生育、操持家务。然后循环往复，下一代，下下一代……

这些女孩们在年轻时的经历仿佛只是一场梦，她们仿佛从未离开过生养她们的那方小天地。那么，于她们而言，那“最远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她们本来就没有去远方的权利吗？

我曾见过一个农村女人的眼睛。我深深地注视着她，那眼神令我永生难忘。她在看她的田。眼神专注而又涣散，像看到了新苗抽穗，又像看到了她的孩子。她眼窝凹陷、眼皮下垂，一副龙钟老态，却仍能犁田半日。她静坐在田垄上，看不见村庄和她的家，暮色慢慢地笼罩，但她仍不离开，就那样坐在田垄上。

你们看，就算生她、养她、束缚她的一切通通都消失了，她也不会离开。那无边无际、一片又一片的田地，就是最远的远方了。

女人们守着她们的责任，渴望与那片土地分离，却又与之终生相依。即使偶有背叛，最终也敌不过命运。

农村女人们到不了远方。她们一直伫立在那最远的地方。

**点评**

这篇文章的语言有一种散文化的诗意美，其中承载的情感较为真挚，写出了农村妇女走不出乡村困境的彷徨和无奈，能够引发读者对该问题的思考。结尾对一个农村女人的眼睛进行的特写，更是由个体推及群体的升华，写出了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和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渺小。整篇文章的情感都比较节制，没有过分宣泄，却能触动人心。同时，有些地方还需要打磨，尤其是在对力图走出乡村的年轻一代女孩进行描写时，写到女孩们力图摆脱母亲的命运和影响，但依然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母亲的影子，这里要注意不能将这种力图冲破束缚又最终归于原点的失败简单地归因于物欲，在对这些女孩身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应有同情和理解。

**决赛评委、高级教师 张志强**

**参赛者说**

**写出我心**

范智秀

我在15岁时，第一次读史铁生先生的《记忆与印象》。这本书对我是如此重要，可以说不仅仅是我阅读的分水岭，更是我写作的分水岭。

先生的文字是如此充满魅力，可谓一词一句一画面。在阅读中，我化身为那个推轮椅的人，由先生指引着，亲眼见证了他娓娓道来的记忆以及记忆“牢笼”以外的印象。不仅如此，在先生笔下，平凡与伟大、美丽与丑陋、痛苦与快乐都相互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的、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感受。那细腻生动的文字，都取材于先生四十多年前琐碎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透过文字，我清晰地感受到先生对其中每一个人不可把握的命运的温柔关怀，这使得他的文字充满着诗意色彩和思考价值。

我对写作因此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我不再满足于之前虚构的故事、空洞的辞藻，而是开始思考：我自己想表达什么？我要将读者带到哪里？

我学着将眼光从虚空降落到现实，将所书写的世界从我未去过的城市转移至我所在的农村、生我养我的家庭，将写作对象从理想中的无微不至地呵护我的“妈妈”具体到现实中我触手可及的真实的“母亲”。

这土地，不是我的土地吗？这村庄，不是我的村庄吗？这人群，不是我的同胞吗？

这些思考和认识植入我心，落于笔端，生发成字，汇聚成章。

当然，这些思考和认识都还十分浅陋，对于肯花时间阅读我这些稚拙的文章的人，我向你们表达发自内心的感谢。

在我最近读的《写出我心》一书中，我十分认同娜塔莉·戈德堡对写作的解释。她说：“我觉得，并不是人人都想写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但是人人都有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愿望——或者在碌碌一生中，对我们所思、所感、所见、所闻的一种记录与觉悟。写作是一条小径，让我们得以在小径中和自己相逢、相知、相守。”

通过写作，我完成了一次心灵之旅。

“字句人间皆无惧，一生有爱无尽头。”